

论历史音变与字典编纂的关系

熊月安

汉字是形、音、义三者兼备的表意文字。这种举世独一无二的方块汉字在数千年的实践中，它的字形由甲骨文、金文、篆文、隶书发展到我们今天使用的楷书形体。并且仍然面临着被简化或由拼音文字所取代的趋势；它的用义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逐渐地新陈代谢；它的读音与形、义一样亦按自己的发展规律在缓慢地发生着变化，正如明代语音学家陈第所说：

“盖时有古今，地有南北，字有更革，音有转移，亦势所必至。”^①真是不刊之论。

事实正是如此。我们阅读古籍，或翻查字典，有时会遇到一些关于字音的问题，其中就不乏语音的历史流变给我们带来的障碍。

从理论上讲，“语音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所发生的变化，就叫做历史音变。”^②

“语音发展共有四种主要方式：（一）无变化；（二）渐移；（三）分化；（四）合流。”

③所谓“历史音变”是指后面三种情形。

通过汉语语音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，汉语语音总是在分化与合流中发生渐变。而这些渐变的痕迹又或多或少地留存在古代的字书、韵书中。尤其是隋唐以后以反切方式注音的字、韵书，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语音资料，我们可以从中探视汉语语音的发展变化。下面谈谈历史音变在古代字、韵书中的反映及其对字典编纂的影响（古代字、韵书本文有时亦统称为字典）。

一、历史音变推动字典的演进

南北朝时期的语言学家颜之推说：“逮郑玄注《六经》，高诱解《吕览》、《淮南》，许慎造《说文》，刘焯制《释名》，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耳。而古语与今殊别，其间轻重清浊，犹未可晓；加以内言外言、急言徐言、读若之类，益使人疑……前世反语，又多不切。”^④显而易见，从先秦两汉到南北朝时期，语音已经发生了变化。为了时代的需要，由陆法言执笔而“萧（该）、颜（之推）多所决定”的《切韵》一书便在隋代应运而生了。陆法言在《切韵序》中这样写道：“因论南北是非，古今通塞，欲更摭选精切，除削疏缓……

‘我辈数人，定则定矣。’”^⑤毫无疑问，陆法言与萧、颜数人“论南北是非，古今通塞”，共同编纂《切韵》的宗旨一是解决“古语与今殊别”的矛盾，二是纠正隋代以前读音混乱的时弊。无可讳言，正是语音的流变促使了《切韵》的产生。虽然《切韵》已佚，但我们通过在《切韵》基础上修订而成的《广韵》，了解到《切韵》为后世留下了可贵的语音资料，并

为研究上古语音架起了时代的桥梁。

自《切韵》问世，修订、增补的韵书代有所出。首先是《唐韵》，其次是《广韵》。清顾炎武在《音论·论韵书之始》一文中引用李焘的话说：“天宝末陈州司马孙緜以《切韵》为谬，略复加刊正，别为《唐韵》之名。大中祥符元年，改赐新名曰《广韵》。”^⑥孙緜在这个时候修订《切韵》，耐人寻味。据近人考订，隋至中唐期间，“舌上音从舌头音分出，即从舌尖中塞音分出舌面前塞音。”^⑦李焘所谓“孙緜以《切韵》为谬”，应该是形、音、义兼而有之。当然，至宋祥符元年重修《广韵》时，轻唇音也从重唇音分化出来了。如果把《切韵》残卷和《广韵》加以比较，可以看出《广韵》增加了一些又音。其中有一部分是舌头与舌上、轻唇与重唇的类隔切或音和切。这些互见的“又音”大概是孙緜编《唐韵》和宋代重修并赐名《广韵》时陆续增益的。因此，我们认为，这两次对《切韵》的大规模修订，是唐宋时代从民间到官方为适应语音变化所采取的相应措施。换言之，是历史音变的形势酝酿了新一代字典的诞生。

纵观历史，不少字、韵书都是在为如何适应历史音变的前提下另辟蹊径的。如编纂《古今韵会举要》时，当世文人作诗，“间用古韵，读者已龇牙不能以句。”^⑧二十七年后，北方戏曲中出现了下述混乱现象：“有句中用入声，不能歌者；有其字，音非其字者，令人无所守。”^⑨于是，《中原音韵》犹如异军突起，一改传统韵书的旧貌，首创“入派三声”的格局。前一书虽然“在形式上承用了传统的分韵，而在实际划分韵类和声类时却是照顾了当时的实际语音。”^⑩后一书“更能重视实际，不为传统所困囿”^⑪，“是中国音韵学史上的一次重大的革新，它使中国音韵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。”^⑫一言以蔽之，历史音变无形之中成了字、韵书不断演进的强大推动力。

二、历史音变对字典注音的影响

前面已经谈到，历史音变的痕迹总会或多或少存留于字、韵书中，比如大家熟知的舌音类隔和唇音类隔，以及中古全浊声母的清音化等等。那么，这些历史音变现象在字、韵书中是怎么处理的呢？这也是我们了解历史音变与字典编纂关系的一个方面。

1 舌音类隔

清代学者钱大昕在《十驾斋养新录》中说：“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。”“古无舌头舌上之分，知彻澄三母，以今音读之，与照穿床无别也，求之古音，则与端透定无异。”^⑬他的说法有下面两层意思：（一）中古的舌上音知彻澄在上古与舌头音端透定读音一致；（二）知彻澄在清代又和齿音照穿床读音相同。

先谈第一个问题。

钱大昕提出“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”，并不是否认隋唐之际舌上音已经从舌头音分化出来的音变现象，而是从另一个侧面来论证未分化以前的情况。既然舌音类隔是在隋唐之际发生的，那么它必然要反映到当时的反切注音中去。在《切韵》残卷及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里保留了许多舌头音和舌上音混切的现象。这种混切现象在其后的字韵书中处理方式更加多样化。下面举几个这样的例子：

1.1 贮zhù 《切韵》丁吕反；《广韵》丁吕切，又知吕切；《集韵》展吕切；《五

音集韵》丁吕切；《古今韵会举要》展吕切；《字汇》直吕切，除上声；《康熙字典》音衿（《康熙字典》直音前汇集了前代韵书的反切，此处略。下同。）

1.2 穿 chēng 《广韵》他孟切；《集韵》耻孟切，又抽庚切；《康熙字典》音倪。

1.3 屠 tú 《广韵》同都切，又音除；又直鱼切，又音徒；《集韵》同都切，又陈如切；《古今韵会举要》同都切，又陈如切；《康熙字典》音徒。

上举三字，1.1 贮：《切韵》、《广韵》、《五音集韵》皆注“丁吕切”，反切上字“丁”属“端”母。以“端”母字切“知”母字，这是舌音类隔，以舌头音切舌上音。《广韵》知吕切，《集韵》、《古今韵会举要》展吕切，反切上字“知”、“展”属“知”母。以上是音和切。《字汇》直吕切，反切上字“直”属“澄”母。《字汇》所标直音“除”也属“澄”母。《字汇》以“澄”母字切“知”母字，这是把塞擦音的ch和zh搞混了，虽然它们都是舌尖后音，但是前者送气，后者不送气，发音方法是不同的。而且，《字汇》所注“除上声”，“贮”的声调也被标错了。

又看1.2穿：凡注他孟切的，是类隔切，注耻孟切、抽庚切的是音和切。“他”属“透”母，“耻”、“抽”属“彻”母。“穿”的声母是“彻”母。这是以“透”母字切“彻”母字，舌头和舌上是不分的。《康熙字典》注直音“倪”，误。“倪”属“透”母，这个直音只适合于注《广韵》的类隔切——他孟切。

再看1.3屠：“屠”属“定”母。凡注同都切的是音和切，注直鱼切、陈如切的是以“澄”母字切“定”母字。与1.1贮和1.2穿不同处在于《广韵》注了两个反切，又标了两个直音，即在tú音下注chú，又在chú音下注tú，两两互注。如此处理，“屠”字便有四个注音，又不别义，在今天看来显得太累赘。

关于第（二）个问题，知彻澄后来又“与照穿床无别”，属语音合流的变化，将在后面谈到。

2 唇音类隔

钱大昕还说：“古无轻唇音”，“凡轻唇之音，古读皆为重唇。”^⑭下面看三个例字在旧字、韵书中的注音情况：

2.1 卑 bēi 《切韵》府移反；《广韵》府移切，又必移切；《集韵》宾弥切；《五音集韵》府移切；《古今韵会举要》宾弥切；《洪武正韵》逋眉切；《字汇》布眉切，音悲；《康熙字典》音碑。

2.2 芰 fàn（又音fán）《切韵》匹凡反；《广韵》匹凡切，又敷凡切，又孚梵切；《集韵》甫凡切，又孚梵切；《字汇》方谏切，音贩；《康熙字典》泛音。

2.3 陴 pí 《切韵》符支反；《广韵》符支切，又并支切；《集韵》频弥切；《五音集韵》府移切；《洪武正韵》蒲靡切；《字汇》频弥切，音皮；《康熙字典》音脾。

上举三字，2.1卑：凡注“府移反”或“府移切”的是类隔切，轻唇切重唇；卑的反切上字属“帮”母，与“非”母类隔。2.2芰：反切上字应是“敷”母字，《切韵》匹凡反和《广韵》匹凡切是类隔切，“滂”母与“敷”母类隔，重唇切轻唇。2.3陴：反切上字应是“并”母字，《切韵》符支反和《广韵》符支切是类隔切，“奉”母与“并”母类隔，轻唇切重唇。帮滂并是双唇塞音，非敷奉是唇齿擦音，在中古前三个声类称重唇音，后三声类称

轻唇音。旧字、韵书对这些轻唇与重唇互切的注音，最易混淆的是“非敷奉”三母界限区别不严格。如“芝”是“敷”母字，《集韵》注“甫凡切”，“甫”是“非”母字，这是以“非”母字代“敷”母字作反切上字。《康熙字典》音訛，也是以“非”母字代“敷”母字注直音。又如“陴”是“并”母字，《五音集韵》注“府移切”，是以“非”母字代“奉”母字作的类隔切。

3 全浊声母的清音化

清代学者陈澧在《切韵考》一书中用系联的方法把《广韵》的反切上字归为四十个声类。后来语音学界在此基础上又考订为四十七类或五十一类，并进而拟测出《广韵》声母有三十五个。其中全浊声母有十一个：并、奉、定、从、邪、澄、崇、船、禅、群、匣。同现代汉语的浊声母相比多出一倍以上。如果说从中古声母到现代汉语的声母是由繁趋简，由多到少，那么中古全浊声母的清音化是形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因素。这是汉语语音流变的一个较为突出的方面。这种变化的规律既反映在语音的分化与合流，也反映在读音的声调方面。

如：全浊塞擦音“从”母的平声开合口今读清塞擦音c，齐撮读清塞擦音q；仄声开合口今读清塞擦音z，齐撮则念清塞擦音j。这是语音的分化。

又如：“知”组的“知”、“彻”、“澄”三母后来与“照”组的“照”、“穿”、“床”的二等“庄”、“初”、“崇”、“生”和三等“章”、“昌”、“船”、“书”演变成现代汉语的zh、ch、sh三个卷舌音。钱大昕在《十驾斋养新录》中所说“知彻澄三母，以今音读之，与照穿床无别”的原因就在这里。这是语音的合流。这种语音变化在十三、十四世纪就形成了。

汉语历史音变的主要方式是分化与合流，而合流归并是主要趋势。中古的全浊声母在合流归并为清音的过程中还伴随着声调的变化。全浊声母的上声影响被切字的声调应变读作去声，音韵学称为“浊上变去”。这种声调的变化在旧字、韵书的注音中反映是不一致的。

下面看几个“浊上变去”的例字在一些字、韵书中的处理情况：

字韵书 声调 字条	广 韵	集 韵	中原音韵	洪武正韵	康熙字典
厚 hòu	上	上	去	上去	候上声
文 zhōng	上	上	去	上	长上声
寿 shòu	上去	上去	去	上去	音 纆
纆 shòu	上去	上去	去	上去	音 受
受 shòu	上	上	去	上	音寿 按：受字韵书无去声

上表中“厚”，“匣”母；“丈”，“澄”母；“寿”、“绶”、“受”，均为“禅”母。五个全浊声母字在宋元以后实际读音是去声调，这从《中原音韵》中看得很清楚。《中原音韵·十六尤侯》只在去声栏内收“寿”、“绶”二字，上声栏不重出，说明在元代此二字基本上只读去声，上声调消失了。“厚”字在《洪武正韵》中上去兼收。显而易见，收进上声韵是为了存古音；收进去声韵是如实反映当时的实际读音。可见，《洪武正韵》的编者注意到了“浊上变去”的事实。尤其令人玩味的是《康熙字典》的注音。从寿→绶→受→寿，绕了一个大圈子，结果还加了一个“受”字不读去声的按语。这样注音，既不准确，又不简洁。所有这些只能说明语音的变化对字典注音产生了影响。

综上所述，舌音类隔与唇音类隔，以及全浊声母的清音化，是汉语语音历史音变的结果。这些语音上的变化对旧字、韵书注音的影响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：

(一) 增加又音。比如《广韵》约有二千五百多个“又音”，其中注明互见的“又音”约一千七百多个。有许多“又音”是由于历史音变而增加的。《集韵》的“又音”比《广韵》的还多得多。

(二) 增大难度。隋、唐以后字、韵书绝大多数都采用反切注音。在选取反切上字或反切下字方面，常常由于音变的原因，有的上字选不准，有的下字欠精当。上字的选择，有的“知”母与“澄”母不分，有的“非”母与“敷”母相混。反切上字与被切字不同声母的讹舛在旧字、韵书中是很难免的。

(三) 详略各异。一般来说，凡不符合当时读音（指规范读音）的旧注音都是已经发生了音变的历史语音。对这部分注音，有的字典保留了，有的字典就舍弃了。比如《五音集韵》保留了不少《广韵》中的类隔切，而《古今韵会举要》比较注重实际读音，因此就很少保留类隔切。

(四) 格式不一。比如《广韵》正文注音中有的既有类隔切，又有音和切，有的在类隔切之后加注音和切的直音，有的在音和切之后加注类隔切的直音。同时又在平、上、去各卷之末增设“新添类隔今更音和切”一个栏目。钱大昕批评这种作法时说：“不知何人所附……每韵类隔之音甚多，仅改此二十余字，其余置之不论，既昧于古音，而于今亦无当矣！”^⑥钱氏的批评有一点是十分中肯的，即：《广韵》在卷末新增栏目，挂一漏万，自乱了体例。

三、把握音变规律，编出理想字典

历史音变是客观存在的语音现象，字典编纂对它只能尽量去探索，去适应，去解释，去利用。一代巨著《汉语大字典》在这几方面都进行了开拓性尝试，做了不少工作。尤其是在审音、注音方面，我们认为颇具特色。粗述两点，略知一斑。

(一) 语音流变，尊从公论。《汉语大字典》注音采用三段式标注法，即今音、中古反切及其调韵声、上古韵部，井然有序。如：

酒 jiǔ 《广韵》子酉切，上有精。幽部。

从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“酒”字读音的来龙去脉。那么中古反切为什么不标出等呼呢？我们揣测原因有二：一是《广韵》音系的等呼在宋元等韵图中划分欠精确。如三等、四等的

界限不易判定，“假二等”、“假四等”的出现又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，缺乏科学性等等；二是由于语音变化的主要趋势是合流归并，现代字音如果再去详分等呼无多大价值。因此，不标等呼是合理的。此外，中古反切的声母采用语音学界公认的《广韵》四十一声类，以及上古韵部选用影响较大的三十部划分标准，都是遵从公论，择优而从的结果。由此可知，《汉语大字典》在审音注音的总体设计方面基本上把握了语音演变的总趋势，既尊重现实，又尽量吸取语音学界对古音的研究成果，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。

(二) 摭取古音，重在利今。一个字有几个读音，是汉字的特点之一。尤其是在古今音读发生变异的情况下，如何选择旧注读音，是编纂字典无可回避的注音问题。《汉语大字典》在这方面作了可贵的尝试。如“上”字，《广韵》分别收在上声“养”韵“时掌切”和去声“漾”韵“时亮切”下。显然，“上”字在《广韵》时代有上、去两读。但由于“上”字属全浊“禅”母，上声调逐渐变读为去声。《中原音韵·二江阳》上声栏已不收“上”，只见于去声栏。这是符合音变规律的实际读音。但是，《中原音韵》以后不少的字、韵书仍然在“上”的“时掌切”下收列了许多用义。如一九一五年出版的《中华大字典》在“时掌切”下列了十个义项。《汉语大字典》的作法就不同。它在去声“时亮切”下列了四十二个义项，而上声“时掌切”作为保留读音只列了一个义项：“汉语声调之一。普通话有阴平、阳平、上声、去声四个调类。”这样处理一举两得：既准确反映出“上”字的现实读音，又无遗漏古音之弊。可谓恰到好处。

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语言学界就曾盼望编出一部现代的理想字典。这部字典集形、音、义为一体，每字下尽量反映出形、音的演变，字义的孳乳，精切通俗，翻检方便。可以说《汉语大字典》在这些方面已略具雏型。尽管它离理想字典还有一定的差距，但是，我们相信，这部字典经过有效地修订、增补，必定“后出转精”，终将成为全社会乐于接受的理想字典。

注释：

- ① 陈第《毛诗古音考自序》
- ② 高名凯、石安石《语言学概论》第三章
- ③ 王力《汉语语音史》卷下第一章
- ④ 颜之推《颜氏家训·音词》
- ⑤ 见周祖谟《广韵校本》卷首
- ⑥ 顾炎武《音学五书·音论（卷上）》
- ⑦ 同③卷上第四章
- ⑧ 熊忠《古今韵会举要自序》
- ⑨ 周德清《中原音韵自序》
- ⑩ 赵诚《中国古代韵书》第五章
- ⑪ 同⑩第六章
- ⑫ 唐作藩《音韵学教程》第四章
- ⑬—⑮ 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卷五